

朝鮮作家朴潤元在臺作品 及其臺灣紀行析論

許俊雅*

摘 要

本文討論朝鮮作家朴潤元在臺及回國後之作品。由於現階段朴潤元留存資料極少，因此本文首先考證其為朝鮮作家無疑，次而對其在臺狀況做初步的勾勒。朴潤元在臺有三篇作品，其中兩篇譯作〈堅忍論〉與〈史前人類論〉，譯自崔南善《時文讀本》，第三篇〈國教宗教辨〉是崇文社徵文之作，討論國教與宗教的議題，表達對臺灣孔教與儒學思想論爭之意見。其回國後之作亦有三篇：〈臺遊雜感〉、〈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臺灣蕃族與朝鮮〉，藉蕃人的生活面相批判當時殖民者日本的現代性文明，並且鼓勵民族意識，同時傳達了在臺的韓人生活面相。綜言之，朴潤元不僅單方面將朝鮮介紹給臺灣讀者，亦將臺灣的社會與文化介紹給朝鮮讀者，為朝鮮讀者打開了認識與親近臺灣的機會。目前學界對日治時期臺韓文學的研究，仍處於榛莽未啟的階段，本文或可提供日後展開研究比較之參考。

關鍵詞：臺灣文學、韓國文學、朴潤元、儒教、紀行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On the Korean Writer Run-yuan Pu's Works and Travel Notes in Taiwan

Hsu Chun-Y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works of the Korean writer Run-yuan Pu (朴潤元), both when he was in Taiwan and after he was back in Korean. Because the currently accessible data about Run-yuan Pu are quite few, this article shall first of all make sure, based on available evidence, that he really is a Korean writer and, secondly, approximate the general background concerning his stay in Taiwan. Run-yuan Pu wrote 3 works when he was in Taiwan, including two works of translation 堅忍論 and 史前人類論 (translated from 崔南善's 時文讀本), and 國教宗教辨 (which discusses issues concerning religion and national religion related to controversies over Confucianism in Taiwan). After he was back in Korean, he wrote another 3 works: 臺遊雜感, 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 and 臺灣蕃族與朝鮮 (which criticize the colonial power Japan, advocate national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illustrate the daily lives of Korean residents in Taiwan). To summarize, Run-yuan Pu not only introduces Korea to readers in Taiwan, but also presents Taiw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to Korean readers, incr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interaction and recognition of each other. The current literature is considerably devoid of researches about Taiwan-Korea literature, hence this essay is intended as a contribution for later and further researches on this subfield.

Keywords: Taiwanese literature, Korean literature, Run-yuan Pu (朴潤元), Confucianism, travel notes

朝鮮作家朴潤元在臺作品 及其臺灣紀行析論*

許俊雅

一、前言

施懿琳在〈臺灣文社初探——以 1919-1923《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¹一文裡提到《臺灣文藝叢誌》（1921.3.15）三年三號刊載的〈堅忍論（二）〉與〈史前人類論（續）〉兩篇文章的作家朴潤元「疑為韓國人」。這是學界首次談到「朴潤元」，在東亞研究課題日漸受重視的此時，特別具有時代意義。本文因之以朴潤元做為繼續討論的對象。從種種跡象視之，朴潤元確實是韓國作家，在韓國言論雜誌月刊《開闢》²第 15 期及第 20 期刊載以「朴潤元」為名的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臺遊雜感〉³，另外一篇是〈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⁴。此外在《東亞日報》⁵以〈臺灣蕃族與朝鮮〉為題之作亦署名「朴潤元」，此文自 1930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共連續刊登了三天。由這幾篇刊登在朝鮮報刊的文章，可得知朴潤元曾居留臺灣一段

*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及博士候選人黃善美女士將韓文翻譯為中文。沒有他們的協助，本論文無法完成，端此謹致最高謝忱。

¹ 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 1919~1923《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樸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臺中縣文化局主辦，2001 年 12 月 8-9 日，頁 1-24。

² 《開闢》是朝鮮最初的綜合月刊雜誌，1920 年朝鮮天道教開始發行，1949 年停刊。1920 年 11 月號到次年 2 月號分四次連載了日本學者青木正兒所寫的〈以胡適為中心打漩的文學革命〉，介紹了不少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尤其是五四運動的新文學作家。另詳下文「三、臺遊雜感」。

³ 朴潤元：〈臺遊雜感〉，《開闢》9（1921.3），頁 93-100。

⁴ 朴潤元：〈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開闢》13（1921.7），頁 75-80。

⁵ 《東亞日報》（韓文：동아일보）是大韓民國的一家報紙。由韓國的言論人金性洙、宋鎮宇創刊於 1920 年 4 月 1 日，迄今仍發行中。該報版式與日本報紙風格接近，圖文並茂，筆鋒犀利，較多地反映了韓國在野人士和知識界的呼聲。

時間。〈臺遊雜感〉後面的附記是一封編輯者給朴潤元的書信，信上說：「很謝謝您在繁忙的異國生活當中，為讀者在臺灣投稿寶貴的文章（이역 생활이 바쁘심에도 불구하고，특별히 본 잡지의 독자들을 위하여 대만에서 원고를 투고하여 주시고）」⁶，在〈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文末寫有原稿的日期：「一九二一、四、二〇夜在臺灣（一九二一、四、二〇夜 臺灣에서）」⁷。更確定的根據是1930年12月10日刊登於《東亞日報》的原稿，即「臺灣蕃族與朝鮮（上）」提及他曾在臺灣待了約三年的時間。「我從1919年到1921年約三年間，受到某種環境的影響，曾居留在臺灣。（나는 1919 년으로부터 1921 년까지 약 3 년간이나 어떤 환경에 억매여 대만에 체류한 적이 있었다.）」⁸朴潤元刊於《臺灣文藝叢誌》的〈堅忍論（二）〉與〈史前人類論〉的時間即是1921年，亦是朴潤元在臺時間。

1930年12月30日的《東亞日報》又記載朴潤元：「任記者，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東亞日報社義州支局。」另〈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云：「崔兄是爲了跟我在一起，從義州到臺灣來的我的朋友。（나의 친구崔형은 나와 함께 있기 위하여 멀리 義州로부터 대만으로 건너온 사람이었다.）」，可得知朴潤元與義州的地緣關係，1930年代時已回國，並任職於東亞日報社義州分局。觀其在臺三篇文章〈國教宗教辨〉刊登《崇文社文集》（1920），〈堅忍論〉及〈史前人類論〉刊登《臺灣文藝叢誌》（1921），皆是臺灣中部的刊物，其人「似乎」與臺中彰化一帶臺灣文人較熟識，而工作性質也可能是記者身份。⁹

⁶ 朴潤元：〈臺遊雜感〉，《開闢》9（1921.3），頁100。

⁷ 朴潤元：〈臺灣蕃族與朝鮮〉，《東亞日報》第4版，1930年12月10日，頁80。

⁸ 朴潤元：〈臺灣蕃族與朝鮮〉，《東亞日報》第4版，1930年12月10日，頁80。

⁹ 中部的《臺灣新聞》不可得，《新高新報》亦未查得朴潤元蛛絲馬跡，因此進一步線索仍闕如。本文初宣讀於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之「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特約討論人施懿琳教授提醒《崇文社文集》、《臺灣文藝叢誌》雖是中部刊物，但內部成員（含顧問）及稿源不限中部。因可知的朴潤元資料極少，無法肯定當時他在何處？這裡考量他會把作品投給《崇文社文集》、《臺灣文藝叢誌》，應當與兩社的人熟悉。

二、譯作〈堅忍論（二）〉與〈史前人類論〉及徵文〈國教宗教辨〉

如前述朴潤元兩篇文章〈堅忍論（二）〉及〈史前人類論〉在 1921 年刊登於《臺灣文藝叢誌》，但他與臺灣文社、《臺灣文藝叢誌》的關係如何，目前仍無法掌握到更多文獻，進一步獲知，其人其事在韓國似亦湮沒不彰。因此從當時為數不多的臺灣、朝鮮的交流文獻考察朴潤元之作，也就顯得必要及重要。《臺灣文藝叢誌》刊登此二文時，並未標示是翻譯之作，自然也就不可能有譯文出處的交代，何況當時的譯作也幾乎不標示原作來源的。〈堅忍論（二）〉述說成功是源自忍耐與毅力，永恆的成功秘訣就在於努力。並以林肯、格蘭特、拿破崙等人物為例，說明他們就是因著堅毅不拔的忍耐方能成功。〈史前人類論〉則是敘述紀元前人類歷史的人類學文章，文中從古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敘述人類的言語、器械、家屋制度、畜牧與生產活動，火的發現到文字發明、城市建設等，對人類的起源、文明的發展與過程、人類進化等一一敘說。經過查證，此二文與 1916 年發行的朝鮮國語教科書《時文讀本》所錄相同。

刊載於《臺灣文藝叢誌》的〈堅忍論（二）〉是《時文讀本》第 3 卷第 11 課〈堅忍論（下）〉，〈堅忍論（上）〉為第 3 卷第 10 課，但《臺灣文藝叢誌》的〈堅忍論（一）〉今未見。¹⁰〈堅忍論〉的來源出處為「自助論」弁言，原是在日本留過學的崔南善所譯《西國立志編》（《自助論》）部分。¹¹而〈史前人類論〉以「史

¹⁰ 〈史前人類論〉見《臺灣文藝叢誌》3：2、3：3（1921），頁 12-14。照理而言，〈堅忍論一〉宜見此卷期，但遍查此卷及前面諸期均未見，未悉何故？尋找過程，感謝施懿琳、林淑慧教授的協助，謹此致謝。

¹¹ 崔南善譯：《自助論》（京城：新文館，1918）。Self-help 是一本闡揚英國十九世紀倫理思想（Victorian virtues）的勵志書，1859 年 11 月出版，11 年後，中村正直（1832-1891）的日譯本於明治 3 年（1870）初版，名《西國立志編》（又名《自助論》），在明治時代幾乎成了知識青年的聖經，受到熱烈的歡迎。《西國立志編》並非單純翻譯，而是在譯者中村正直消化吸收後，加上了自己的感言以及借助假名、漢字、旁注等手段，努力使文章變得通俗易懂。1906 年畔上賢造再翻譯為《自助論》。流亡日本的梁啟超亦在 1899 年稱：「日本中村正直者，維新之大儒也。嘗譯英國斯邁爾斯氏所著書，名曰《西國立志編》，又名之為《自助論》。其振起國民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西鄉下矣。」梁啟超主編：《清議報》（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第 28 冊，光緒 25 年

前之人類」這個題目被收錄在《時文讀本》第4卷第21課，其為崔南善本身的作品。所以〈堅忍論（二）〉與〈史前人類論〉並非朴潤元的創作，而是他將崔南善《時文讀本》裡刊載的文章翻譯成中文之譯作。¹²此二文是《臺灣文藝叢誌》的邀稿還是他主動投稿，他與臺灣文人的往返互動如何？迄今仍是空白，一無所悉。朴潤元另有〈國教宗教辨〉一文，刊《崇文社文集》卷3，這是目前僅見的三篇在臺作品，悉與文社有關，一是「臺灣文社」，一是「崇文社」，其人似乎以文見長，未參與詩社活動，亦未見到相關詩作，加以停留時間僅兩三年，因此要從臺灣詩人的詩文集或詩刊上的酬應唱和之作找到蛛絲馬跡，有所困難。

朴潤元〈國教宗教辨〉一文，是目前可見最早發表的作品，較前述二篇早約兩三個月，但彼此依舊有關係脈絡可循，臺灣文社、崇文社都在1919年關注起孔教（儒教）之問題，1919年《臺灣文藝叢誌》第壹號刊載了22篇的〈孔教論〉¹³，1919年12月崇文社第24期的徵文〈國教宗教辨〉¹⁴亦有9篇徵文（來年方刊登）。朴氏此文非翻譯之作，可觀知他對傳統儒釋道三教的看法。當時對孔教（儒教）應否為國教？孔學（儒學）是否為宗教？有過論辯，其背景自然與日治時期的政治文化發展密切相關。¹⁵對於儒學是不是儒教？清末民初的學者多有討論，此問題多少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清末國事衰微，門戶洞開，西方傳教士挾其本國船堅砲利的威風與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在治外法權的保護下，大舉傳教。雖然亦曾遭逢反對，但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清晰宗教組織與立場，對於儒學與儒教之爭也產生了某種催化的作用與影響。近代孔教運動的由來可上溯維新時期康有為（1858-1927）、譚嗣同

歲次己亥，頁1803-1806。

¹² 相關論述請見許俊雅、黃善美：〈朝鮮作家朴潤元在臺的譯作——並論《西國立志編》在中韓的譯本〉，收入陳建忠主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2011.6），頁105-134。

¹³ 《臺灣文藝叢誌》1（1919.1），頁40-77。

¹⁴ 1920年方刊登，見黃臥松編：《崇文社文集》（彰化：崇文社，1920.1），卷3，頁217-219。

¹⁵ 川路祥代認為1919年殖民地臺灣所產生的〈孔教論〉反映當時臺灣社會所面臨的矛盾與痛苦。殖民地臺灣之「孔教」，已經成為一種「對抗意識形態=counterideology」，來打破殖民者所提倡「日人為主」之統合意識形態，而開始展開「臺人為主」之「地方自治」構想。氏著：《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1895-1919）》（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及川路祥代：〈1919年日本殖民地臺灣之《孔教論》〉，《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1（2001.12），頁1-32。

(1865-1898)等所倡導的孔教運動¹⁶，與陳煥章(1880-1933)鼓吹定孔教為國教，另一方面，章太炎(1869-1936)、蔡元培(1869-1940)、胡適(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吳虞(1871-1949)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潮人士，不僅不承認儒家是一種宗教，也不應該定為國教，甚至在1911年到1928年發生了反儒教的運動。章太炎不只非議「孔教會」的設立，且說：「孔子於中國，為保民開化之宗，不為教主」，「以宗教，則孔子所棄。」所以那些尊奉孔教者，「適足以玷闕里之堂，污泰山之跡耳。」¹⁷蔡元培不但認為儒家不是宗教，就算宗教本身，也已經被時代淘汰了，蔡元培說：「宗教之為物，在彼歐西各國，已為過去問題。蓋宗教之內容，現皆經學者以科學的研究解決之矣。」¹⁸這些言論對反孔教(儒教)、反宗教達到了最高潮，甚至對後來的局勢有極大的影響。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取代了清朝政府。1915年起草中華民國憲法時，康有為的追隨者曾要求以孔教為國教，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激烈爭論，孔教是不是宗教、孔教在現實生活中將起到何種作用、孔教是否可定為國教，以及孔教與帝制復辟之間是否存有必然之聯繫等等問題皆浮出檯面。1916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憲法與孔教〉一文，對孔學進行了批判。最後達成了一個妥協方案，在憲法草案中寫入「中華民國以儒家思想為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但這個憲法從未付諸實施。

1919年在臺灣的論辯情況又如何？依據翁聖峰之研究，他認為「〈國教宗教辨〉」徵文多主張帝制時代孔教有國教的角色及功能，但應順應宗教自由的世界時勢，不當定孔教為國教，當時的統治者是日本，如有所謂的國教則應為日本的神道教，而非孔教」，從論辯言論大抵可知李石鯨、陳錫如、黃臥松等人的考量：信教自由時代如仍訂立國教將紛爭不休，故不可行。倡孔教為國教恐妨礙信教之自由，影響其

¹⁶ 康有為是清代今文學派的領袖，他從古代文獻裡找出許多材料，力圖把儒家建立為一種宗教，將孔子視同宗教的教主，把孔子的學說當成宗教，和佛教、道教並列，並鼓吹以孔子配天，提出「孔子創教」的說法。見氏著：《孔子改制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2)。

¹⁷ 章太炎：〈駁建立孔教議〉，原收入《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2(1913年)，見姜玠編選：《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496。

¹⁸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在北京神州學會上的演說〉，收入費泉京編著：《中外名人演講精粹1》(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1)，頁70。

他宗教派別的存在和發展，將紛爭不休，是不識時務之舉。林維朝則「對孔教無法訂為國教感到無奈，由康有為到孔教、國教、宗教的定位，他們四人在兩篇文章及評點出現紛歧不一的觀點，可視為思想混雜時代的一種反映。」¹⁹朴潤元該文云：「東西交通。日益頻繁。文明方面。日以漸開。至於今日之萬國平和。而圖人類之幸福。莫不有信教之自由。」又云「今則世界大通。人民自由信教。此所以為宗教。而非為國教者也。」提出信教之自由，而在諸教義中，又獨宗儒教，「儒教之知仁勇並進，而參酌時勢，有所進化。於戲美哉！政治學術、道德倫理，合一爐而冶之，匯萬流而濟之。」之後以政治、學術、道德、倫理四方面言其自小康而至大同，啟發材能，養成有用之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等功效，凸顯「真孔教之超越乎耶之求永生，願樂園。釋之禁茹葷斷昏嫁，道之業饑饉尚虛無。而講道德說仁義，致知力行，量時執中。內可為聖，外可為王。前千載而為國教，後萬代而為宗教者也。」由此文可以看出朴潤元主張順應時代潮流，自由信教，但孔教（儒教）在政治學術、道德倫理上超越耶教、釋教、道教。至於所謂國教宗教之辨，他認為二者可以互相為體為用，並行不悖，何必論駁優劣？對之前反對、贊成二方似有調和之意。

三、〈臺遊雜感〉、〈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臺灣蕃族與朝鮮〉的內容

朴潤元之作除刊於臺灣外，尚有〈臺遊雜感〉（1921.3.1）、〈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1921.7.1）兩篇散文形式的臺灣紀行文，另一篇是1930年的〈臺灣蕃族與朝鮮（上、中、下）〉（1930.12.10-1930.12.12）刊登於韓國報紙的《東亞日報》。不僅是單方面將朝鮮介紹給臺灣讀者，亦將臺灣的社會與文化介紹給韓國（朝鮮）讀者，為朝鮮讀者打開了認識與親近臺灣的機會。

¹⁹ 此二則引述，見翁聖峯：〈日治時期臺灣孔教宗教辨——以臺灣文社及崇文社為論述中心〉，發表於2008年5月23日「淡江大學12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見國科會96年專題研究計畫「日治時期臺灣孔教宗教辨」研究成果報告。

（一）〈臺遊雜感〉

〈臺遊雜感〉刊載於《開闢》通卷第九號，〈在臺灣居住的我國同胞現況〉刊載於《開闢》通卷第十三號創刊一周年紀念號。《開闢》是朝鮮 192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文藝同人誌，1920 年 6 月創刊，1926 年 8 月遭日本當局強制停刊，凡 72 期。編輯由李敦化（1884-？），發行人是李斗星（1877-？），印刷由閔泳純（？-1929）負責，印刷所是「新文館」，印刷體裁是菊版，一百六十頁左右，韓漢文混用。《開闢》是以韓國的民族宗教天道教為背景的言論雜誌，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其內容走向必然是對日本帝國的抗爭傾向，為了讓抗爭有效率的實行，標榜以平等主義立足的社會構造與興隆的民族文化，因此自創刊號始，即受到日本總督嚴酷的彈壓，甫出刊就被下令查收，兩天後發行的號外亦再度遭查收的命運，三天後第三度發行了臨時號，但是同樣經歷了坎坷的試煉，然而卻因讀者的好評，成就了 1920 年 8 月 17 日發行臨時號第二版的盛況，在歷經各種苦難的出刊期間，極力鼓吹朝鮮民眾的自主意識、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同時亦刊載了在韓國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品，奠定了韓國文學之傳統基石。²⁰

從篇名看〈臺遊雜感〉，可能以為是朴潤元旅遊臺灣各地的心得感想，出乎意料的是他只以行旅蕃族（原住民）之地為敘述對象，那是與所謂的文明社會完全不同的——既陌生又神祕的原住民社會。

前兩篇文章皆發表於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而此一時期的時代氣氛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的設想及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中國大陸五四運動、日本大正民主運動、朝鮮三一運動等進步思潮風起雲湧，臺灣、朝鮮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也身受大時代氣氛的感染，面對日本殖民者所帶來的現代性知識體系與現代生活方式，有著相當複雜的心情，他們對於西方與日本所建立的現代文明有著深切的憧憬，並期待「文明社會」的出現，以通過文明的啓蒙來追尋自我民族的地位提昇。但也有一些知識人跳出現代文明的迷思，將目光轉向腳下的土地，關注受剝削的被殖民

²⁰ 《斗山世界大百科事典（電子資料）》，首爾：斗山東亞，1997 年。網址：www.doopedia.co.kr（2011 年 7 月 22 日上網）。

者。朴潤元將目光凝視在地位更卑下，剝削更嚴重的蕃族身上，因此〈臺遊雜感〉一文，他詳細的介紹了臺灣原住民文化，而且在作品中批判與原住民相較之下因物質文明較為發達，然而卻逐漸精神疲憊的現代人。在文章進入正文之前，他先提及書寫此文的態度：「我並非要針對此（蕃人）問題以日記或遊記來書寫，我只從我所見所聞之中，所得到的感想，既沒有次序也沒有系統地記錄，欲貢獻我們所敬愛的身在遠處的同胞們。」此文明白凸顯了朴潤元書寫的用意，他要藉蕃人的生活面相批判當時殖民者日本的現代性文明，並且鼓勵民族意識（抗日意識）。朝鮮、臺灣的知識分子在被殖民統治的環境下，不約而同對現代性有所反思，特別是朴潤元以臺灣原住民為參照點予以反襯統治者的不文明，他幾乎在敘述每件事情之後給予讚揚。

文中說：「遭到滅亡的原住民會下定決心，即使世上只剩下一個自己的族人留在世上，直到那天為止，也要殺掉使自己部落滅亡的敵人，不只是當事人，在自己的子孫出生時，也會傳授其經歷，傳承其精神給自己的子孫，讓子孫可以一報滅族之仇。這要說是野蠻還是文明？這是值得去研究的問題，他們這種強烈的民族性不得不令我佩服。」又說「（原住民）與敵軍堅守信義，維持著朋友間單純的和平，這一點著實不得不讓人讚揚與誇獎。」鈴木作太郎〈臺灣蕃族概觀〉一文也說「（蕃人）相信土地為祖先之遺寶，子子孫孫世世傳之勿替。他們迷信若許他種族侵入，必觸祖先之怒，致降疫癘及不慮之災厄，故有侵害之者，必蹶然起而防範。」²¹這一段話恰巧可將此文另一疫病的敘述連結來看，疫病的發生讓蕃族悔悟過錯，自責因為懶惰，「無法承襲祖先的精神，無法永遠殲滅我們的敵人，而震怒了祖先的靈魂。」「所以如果看到原住民出去戰爭，就可以推測出原住民社會目前正在流行傳染病，不過他們絕對不殺害私下供給他們物品的商人與協助他們翻譯的人。這就像是一種迷信的概念，同時又有研究價值，不失承襲祖先精神的意志與根本，其精神實在不亞於文明社會。」對照於鈴木的「迷信」之說，朴潤元對蕃民承襲祖先精神的作為以「文明社會」看待，不能不說是一種遠見與對多元文化的尊重。

²¹ 鈴木作太郎撰，王興瑞譯：〈臺灣蕃族概觀〉，《民俗》2（1937），頁71。

文中一再讚美原住民對領土被侵略所表現的「對死亡有所覺悟」、「不惜犧牲生命的勇氣」，反對是愚蠢行為之說。原住民也會區分對象，絕對不殺害強制勞役者，不過如果那個人手上拿著武器就絕對不會放過，由此可知，「原住民對於不得已必須跟隨官兵一起來到這險峻之處的強制勞役者，懷有惻隱之心。」朴潤元於此說明蕃族對同在困厄患難中被迫勞役的臺灣人表現出同理心及正義良心。統治者以所謂文明進步便利的工具，如電網、炸彈、飛機等威脅與壓迫蕃族，兩相對照下，究竟誰才是文明者呢？作者意旨顯而可見，所以他又說「他們社會上的趣味與共同生活是不能被說成是現代的落伍者的。」蕃族本性儉樸、有耐心、純真，過著一個有趣的共同生活。產婦分娩用非常冷且清澈的冷水洗剛出生寶寶的頭，因此嬰兒體質的虛弱與堅實在出生當天就能一判究明，因為這固有的習慣，似乎造就了健全人種的遺傳。作者通過其習俗，有所啓悟地說：「這世上惡毒的遺傳性疾病者被社會看成是惡魔時，他們的愚昧反而可說是明智的。」對於婚姻習俗，作者亦指出蕃族女子比男子更受到優待與重視，婚姻是神聖且自由的，然而現今社會仍有不少人把人格與知識擺最後，只看金錢與家境好壞，此「賣身求生活的惡習與強制結婚」讓他感到難過。那麼蕃族的婚姻習俗與當今文明社會相較，「其距離的遠近又是如何呢？」此文處處可見朴潤元獨特的眼界。最後他指出蕃族習俗，男子們搬運東西時，綁在背部使用的繩子，與女子汲水的用具接在頭上使用的東西，與朝鮮的風俗類似。此文無意中保留了不少如今已失傳的原住民習俗的記載，如「人的舌頭做成的戎衣」、挖洞深埋大石頭以締結合約的作法。

當日本以通過戰爭（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戰爭、1905 年的日俄戰爭）來進行擴張，並視作現代化成功的證明時，文明與非文明的二元架構便成為日本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分辨關係，也成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分界水嶺。日本所帶來的文明震驚，甚至使一些被殖民者出現認同的分裂與危機及臣服的態度。面對「文明」的巨大衝擊，朴潤元卻透過對日本的文明發展的觀察，轉而以對蕃族之介紹，一一以土地、戰爭、婚姻、習俗等面向，重新評估所謂的「文明社會」，表現了他個人的睿智。

（二）〈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

四個月後，朴潤元又發表了〈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一文，他提及自己在韓國會好奇在海外的同胞，他們的生活過得如何，相同地，也會有人像自己一樣。為了解開這個好奇感，遂寫下該文。此文是有關移民的變遷與現況、韓國人移居臺灣的時間與居住地等，作品中詳細記載著在臺灣生活的韓國人生活概況。文章主要精神是將過去朝鮮人的良好的移民生活與現在墮落的移民生活作對比，慨嘆現在移民於臺灣的朝鮮人的生活面相。其次是以韓材龍先生為例再度強調在臺朝鮮人的不義與墮落。最後是自嘲在臺的朝鮮人根本沒有抗日精神，然而被臺灣當局視為抗日的人士反而受苦的狀況。²²

透過此文可以了解朝鮮移民臺灣是以販售人參為移民之始，大多是朝鮮西邊的人們，經過中國，環繞南洋各群島來到臺灣。但約在 1915、1916 年前開始，朝鮮南邊的人們經由日本來臺灣的人越來越多，可是和以前不同的是，人心世態已變，道德淪喪，人性變得刻薄、醜陋，曾經是和平、正直、溫順、慈善、純真等良風美俗語與傳統美德，卻變成競爭、謊言、糾紛、賭博、流浪等，朴潤元認為是一大災難，以之為國人警惕。來臺的朝鮮人士大約有百名左右，多數是慶尚道的人，接著是平安道、全羅道與京畿道的人，其中女子佔有二十名以上。所從事工作，有大規模從事人參販售的，此外有以私立醫院的牙醫師、煤炭公司的銷售員、水產公司的船員、鹽公司的工人，防疫公會的監督員、鐵路部的驛夫、餐廳服務員等，也有經營酒店的人、從事鐵舖的人，也有從大連與武漢等地來經營餐廳的人，除此之外，各種形形色色的職業都有。對於在臺朝鮮人來臺之目的及工作性質，提供了很寶貴的社會史料。

朝鮮人在臺從事人參販售的記載在《臺灣日日新報》不少，早在 1899 年即有「韓人販參」之報導：「年來高麗人多攜參枝渡臺販賣，已不止一人，亦不止一次，大約獲利頗多，故不惜重洋跋涉也。如近日又有兩人云係叔侄仍帶高麗參從上海買棹赴廈，由廈乘輪至臺北也。」²³洪棄生〈紀遊雞籠〉亦云：「朝鮮高冠而賣藥，琉

²² 感謝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意見：「（此文）展現自省性的性格和修養，他從韓人抗日精神、酒店、妓女行業加以批判，這看法在現在的韓國人觀念上仍保存了一部份，跟他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有關。」

²³ 《臺灣日日新報》第 427 號，第 4 版，1899 年 10 月 3 日。至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則報導了一

球裸體以摸魚；同是流離瑣尾，失國堪嗟。」²⁴對韓國商人高冠賣藥（宜是指高麗人參）印象深刻。其時朝鮮人參已有「拔倫超群」之美譽，臺灣人愛用之以藥補，1920 年的報導則可見大稻埕李金燦所營之老山高麗參莊，銷路極廣的消息。在臺朝鮮商人韓材龍經營「鮮興社參莊」，地址在臺北市上奎府町一七²⁵，朴潤元譽其為真正的慈善家與公益家，為了別人，忘卻自己的事業，竭盡所能幫助越洋來臺灣的同胞，其經營的鮮興社參莊，成了同胞兄弟的收容所，以致身陷經濟困難。因此朴潤元感慨受其幫助的朝鮮同胞缺乏義理良心，同時呼籲在臺灣的朝鮮人能組織青年會，一個有組織的，可以從外糾正行為、由內統一思想的機關。

對於朝鮮女子從事賣笑行業²⁶，朴潤元期期以為不可，「這樣的趨勢持續下去的話，會受到鄙視，只會遭到謾罵，是件令人震驚嘆息的事情啊！」他翻譯了當時臺灣機關新報「朝鮮妓生物語」的長篇記事：

「追隨妓女的臀部，從朝鮮到大連，從大連到臺灣的他，其實本身是此妓女的丈夫，有時還幫她拉客人淨做些不倫、羞恥的事情，為了事業，來臺灣的所有朝鮮人當中，約二十名左右，百分之八十的利益消費在酒與妓女身上，就這樣即使他們買春的對象有萬華的日本女子或大稻埕的臺灣女子，然而在臺北沒有來自同一個故鄉，沒有相同習俗背景的女子，在臺北他們的生活是寂寞的，因此當有消息說，有從大連來的娼女、妓女，他們便會開心地到基隆迎接，當妓女一行人抵達臺北後，他們就會像螞蟻群聚在砂糖周邊一樣，不分晝夜地玩耍，女子迷惑男子的力量有多麼強大由此可知，這就是亡國奴本性的顯現。……」要向女子的父母忠告一句話，古代賢人曰：「即使再貧

則販賣人參後有餘裕代為娼妓脫籍之事。「阿笑元愉快樓之娼妓，性野淫，有狐意，遊客多被其所迷。此番高麗人某渡臺販賣高麗為業，稍有餘裕，與之度夜，笑款納之。某被其所迷，代為脫籍，護花有主，亦一時之幸也。」第 3343 號，第 4 版，1909 年 6 月 23 日。

²⁴ 洪棄生：《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5），頁 15。並見氏著：《寄鶴齋選集》（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 129。

²⁵ 上奎府町（かみけいふちょう）分一～四丁目，在建成町之南，建成國中所在地，今鄭州路、華陰街、太原路、承德路、重慶北路一段之一部均在町內，為大稻埕迪化街腹地。該町名因平埔族奎武卒社而得名。參日據時期與光復後街名對照表網站，網址：<http://www.cchr.taipei.gov.tw/>（2010 年 10 月 16 日上網）。

²⁶ 相關朝鮮娼妓之研究，可參見陳延媛：〈在殖民地臺灣社會夾縫中的朝鮮人娼妓業〉，《臺灣史研究》17：3（2000.9），頁 107-149。

困，也會提醒自己不可忘記義理」，期許的是不管再怎麼貧苦，也不要賣身求謀生，不要把它視為是不得已且無能為力的問題，那些受到蔑視、遭到謾罵的人不就是我們的同胞嗎？²⁷

他甚至憤慨地說賣笑遍佈臺灣中南北部，致使幾十年以來聞名的朝鮮人參史就此告一個段落，開啓了繁華情色世界的一頁。朴潤元說法自非危言聳聽，就在此文發表前一個多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艋舺朝鮮妓樓」云「風傳朝鮮人李清萬者將於艋舺建設妓樓。嗣聞決定在原千代家之後，招致朝鮮婦女數名，別張豔幟，取名為鮮花樓。」²⁸三個多月後，赤崁特訊「鮮娼開業」亦載：「鮮人李榮華，前對當局申請，建築家屋於前町，以營貸座敷業，者番經已竣工，按十一月一日開業。就中鮮娼一行，約十餘名，服飾概從事鮮裝，應接均操國語。……島人好奇，屆期往遊者，或如蟻赴氈，亦未可知。」²⁹隔年（1922）諸羅特訊「鮮妓繁昌」同樣記述：「客冬有朝鮮人，開設旗亭（按、誤為停）於嘉義遊廓，十數朝鮮妓女，皆在破瓜標梅之年，大張艷幟，走馬王孫，墜鞭公子，好奇者爭往問津，以故神女生涯，頗不寂寞。反是，內地人及本島各家青樓，門前冷落，車馬當稀，數百妓女，徒傷老大，紛紛嫁作商人婦去，昨年來已減數十名云。」³⁰遍佈北中南之情況，確實相當普遍，難怪朴潤元為此憂心疾呼。然而一直到1934年江亢虎《臺游追記》仍云：「經過所謂游廓者。即古教坊之別名也。粉白黛綠。列屋間居。日本人朝鮮人本島人各等皆備。顧客亦憧憧往來不絕。」³¹不過問題似乎亦隨之而來，當妓女被視為惡鴿

²⁷ 文中提到「臺灣機關新報『朝鮮妓生物語』的長篇記事」，筆者遍查目前可見之日治報刊，未能查得，謹此說明。

²⁸ 《臺灣日日新報》第7519號，第6版，1921年5月11日。

²⁹ 《臺灣日日新報》第7692號，第6版，1921年10月31日。文中云有妓生學校栽培妓女，此另見異史譯〈參觀平壤妓生學校〉，《臺灣日日新報》第3596號，第5版，1910年4月24日。

³⁰ 《臺灣日日新報》第7813號，第6版，1922年3月1日。

³¹ 另〈王詩琅先生口述回憶錄〉講到與平山勳之間的小故事，提到貴陽路醫院旁邊有一家朝鮮人開的酒店。見下村作次郎編，蔡義達譯：〈王詩琅先生口述回憶錄——以文學為中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11），頁239。此外，王一剛：〈詩琅〉〈萬華遊里滄桑錄〉，《臺北文物》2：1（1953.4），頁52-54。張達修《醉草園詩集·臺北橋晚眺》：「鰲梁隱隱跨江頭，策杖人來散旅愁。北里胭脂明夕照，西風簫管起中流。」（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及自印1949年版，頁59。另見《臺北市志稿：卷十雜錄文徵篇》（臺北：臺北市

眼中的商品，淫客心中的玩物時，1934 年時有鮮妓自殺、鮮妓投河的新聞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一文也反映了當時朝鮮的抗日運動，1920 年 11 月在臺灣發生突如其來的爆炸事件，使得朝鮮同胞在嚴密的警戒網下行動極為困難，當時中南北的各機關報，大致記載內容說：

從門司越洋來到臺灣的不速之客朝鮮人，搭著亞美利加丸號三等席在五日清晨進港，穿著深藍色西裝，手提皮箱，一眼看來，帶有中國商人的風采，日語雖不熟練，英文與馬來語卻很精通，又雖然總是默默地低著頭，但與人對話時，眼睛發亮，注視對談的另一方，看起來陰險，但也有溫和柔軟的態度，出身在京畿道金浦郡，名叫沈顯澤，有人說他以朝鮮人參商人的身分在臺灣中南部各地行商，把賺得的錢當作資本，往南洋的方向去了；根據某位船員的說法，則是在前往門司的船上，帶著炸藥四處去；又根據門司刑警的情報，臺北的孫某某（鮮興社的店員）有暗號電報；而根據基隆警察局的審訊，無法發現他是否為危險人物……；又有在他的手冊上紀錄著：「並非時勢造英雄，而是英雄創造時勢，努力就能讓天下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上述這些胡說八道的傳言有好一段時間到處沸騰著，但事實上都是幾近虛構的，這一大騷動也不過是神經敏感者一時的胡言亂語，沈先生在臺灣各地行商，數十天之前就前往南洋了，這事件不過只是個傳聞。

對照「內地電報／不逞鮮人逮捕」、「爆彈を盗む朝鮮に賣らんと」之報導，或者「日兵慘殺韓人之報告書」（1920）、「日警又補入籍之韓人」（1921）、「日人越境搜捕韓黨」（1921）等³²，可以了解當時韓人在中國、日本時有反抗運動而遭拘捕殺害之事。也因此從朝鮮吹來的火苗讓在臺灣的朝鮮同胞受無妄的嫌疑猜測之災。從義州越洋來到臺灣的作者的朋友崔氏，即因與朝鮮的某位抗日派人士外表相

文獻委員會，1959），頁 33。北里為妓院代稱，可知臺北橋附近在戰後仍見娼樓，與江亢虎過臺北橋時所見同。

³² 「內地電報／不逞鮮人逮捕」：「吉林及上海方面の不逞鮮人多數爆彈を携帯し朝鮮に潜入し齋藤總督、木野總鹽以下大官を暗殺」，《臺灣日日新報》第 7236 號，第 2 版，1920 年 8 月 1 日。「爆彈を盗む朝鮮に賣らんと」，《臺灣日日新報》第 7377 號，第 7 版，1920 年 12 月 20 日。另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管理處編，石源華主編：《申報有關韓國獨立運動暨中韓關係史料選編 1910-194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522、523。

似，在六月大熱天裡，冤枉被關進牢中四十天，聽著看守的兇狠聲音，與一群語言不通的流氓關在一起，在異地拘留所，經受各種苦痛的遭遇。而這種空穴來風的無理壓迫的事不只一兩件，因此當務之急要組織一個機構推廣，為在臺朝鮮人爭取權益。

（三）〈臺灣蕃族與朝鮮〉

〈臺灣蕃族與朝鮮〉一文的寫作時間是 1930 年，距前兩文有九年之久，朴潤元當時應該已回到韓國，而這一年 10 月 27 日正是臺灣爆發霧社事件，日本統治者屠殺原住民族泰雅族的行徑，震驚國際。立即反映霧社事件之文不多見，在朝鮮有這麼一篇文章刊出，其意義重大。編者說「本稿雖是臺灣事件爆發時的投稿，但由于版面的關係現在（按、12 月 10 日）才能夠刊登。」或許不是版面關係，而是文中觸及較敏感的霧社事件問題。朴潤元認為引起蕃族動亂的原因之一是對日本男人娶蕃族女人為妻後不久將她們拋棄感到非常憤怒。況且蕃族動亂中在與討伐隊的決戰之前，「馬赫坡社」百八蕃女都選擇了自殺，她們為了男人做出的果斷選擇就像百八明珠一般使人感念。霧社事件之起因，確實關涉到婚姻問題，日本領臺之初，鼓勵日本警察娶各社頭目或有地位者之女為妻，但有些警察於日本內地早有妻室，來臺後復娶原住民女子為妻，她們往往在日警離開之後被遺棄。霧社事件領導頭目莫那魯道之妹即是嫁給日本巡查，數年後被棄，貴為頭目之女竟遭拋棄，族人當然不滿。

朴潤元在文中以蕃族「領袖」、「頭目」、「元首」、「酋長」只盡職盡責而並無上下貴賤之階級，呼應〈許生傳〉所謂「我們新國家裡沒有大王也沒有小人，長輩就是長兄，晚輩就是弟弟，所有的男人都是該社會的兒子而所有的女人都是該社會的女兒。」或「丈夫應敬愛妻子，妻子也應協助丈夫一起流汗生活。」蕃族之作物、錢財按家人數公平地分配，同〈許生傳〉裡的內容，從「在這地方不應該讓有的人擁有更多的或讓有的人擁有更少的，也不應讓富者歧視窮人或讓窮人嫉妒富者來防止產生衝突。而且在這新的國家裡不應該有人只懂白吃白喝。人們應該以流汗勞動維持生活。如果有人白吃白喝就會出現兩班與小人，出現兩班與小人就會產

生貧富差距，貧富間有了差距就會出現官吏和盜賊導致民不可聊生。」這些文字見諸朴趾源（燕巖）小說中最得意之作〈許生傳〉³³，一個居住在漢城墨積洞的清貧書生許生，他向漢城有名的大財閥卞氏借錢，發現海上一座無人獨島，將橫行於海上的盜賊逐入空島，改造群盜而在海島建立了一個理想社會，人人平等，個個勞動，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王國。朴潤元引用了這些文字，主要是藉霧社事件適合〈許生傳〉，來談論臺灣蕃族與朝鮮的關係。作者從「臺灣是什麼樣的地方」、「蕃族的來歷」、「與朝鮮的關係」、「政治角度上的關係」、「倫理角度上的關係」、「宗教角度上的關係」、「生活角度上的關係」幾個面向予以闡述，其觀點奇特，尤其是他認為臺灣曾受到許鎬（字京遠，朝鮮人，燕巖朴趾源的《熱河日記》中提及到的許生）的教導，甚至以在花蓮附近與蕃族生活數年的我輩所講，謂蕃族的語言有很多地方類似於朝鮮語，而且他們所用的工具或風俗習慣中常常可以發現很多共同之處。男人在搬移東西時所用的背夾（機械）、女人挑水時用的洋鐵桶（盆）、脫粒時用的捶棒子或過江河時乘坐的木船等，它們的製作模樣與使用方式和我們（朝鮮）非常相似。拜天拜日拜祖的思想與以往的朝鮮毫無二致。因此推斷朝鮮的種族被混化了不少。朴潤元引用〈許生傳〉連結蕃族、朝鮮之淵源關係，在臺灣開發史上未曾聽聞，許生是確有其人還是虛構的人物，仍是個謎，但作者朴潤元強調從許鎬的「臥龍先生遺事」，可以明確知道許鎬跟《熱河日記》的許生是一人一事。許生在最後回國朝鮮時說的「所有男女都已配對兒，剩下的寡婦三十人已帶到本國。」此文即多處以之強調朝鮮和臺灣蕃族之間的關係密切，蕃

³³ 載於朴趾源所寫的《熱河日記》卷 10《玉匣夜話》。《玉匣夜話》，亦稱《進德齋夜話》，論述關於洪純彥、鄭世泰之傳聞，並載所創之小說《許生傳》，原文沒有題目，後人命名。此作頗有《水滸傳》中梁山泊和《洪吉童傳》中碇島國等千古奇人奇事之翻版，朴趾源在小說中對人才問題和經濟問題的重視，對官僚體制的批評，以及對社會改革的理想，宜有寄託之意，許生的經商致富手段是囤積居奇的壟斷手段，小說中許生自己也對此進行了批判。韓國與臺灣之關係，在朴趾源〈書李邦翼事〉倒是有所述及，文云：「上之二十年（清嘉慶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濟州人前忠憲將李邦翼將觀其父於京師，舟遇大風，至十月初六日泊于澎湖，官給衣食，留十餘日，護送至臺灣，抵廈門，歷福建浙江江南山東諸省，達于北京。……上特召見邦翼問以所經山川風俗。」見（朝）朴趾源撰：《熱河日記外一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頁 771。另參衣若芬：〈漂流到澎湖：朝鮮人李邦翼的意外之旅及其相關書寫〉，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4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31-156。葛振家著：《崔溥〈漂海錄〉評注》（北京：線裝書局，2002），頁 243。

族社會就是一個小朝鮮。也因為這樣的特殊關係，朴潤元對臺灣原住民的關懷更甚於一般人，觀點也較特殊，但蕃族與朝鮮之淵源關係，已有民族主義的過度擴張之嫌疑，這與近年若干起（如端午節、漢字）申請世界遺產的舉動和孔子是韓國人之說，如出一轍，此自然與韓國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有關，但爭議也大，論證不足。

四、臺鮮文藝交流情況

臺灣人作家與朝鮮文壇（作家）交流的情況，目前可知者極少，1906 年李逸濤譯寫〈春香傳〉，作家魏清德、謝雪漁、謝春木（1902-1969）、葉榮鐘（1900-1978）、鍾理和（1915-1960）等記錄了遊朝鮮考察之作。1923 年至 1924 年間，韓國抗日志士吳基星與就讀北京世界語專科學校的臺灣學生張鳴（原名張鐘鈴，肄業北京時，與洪炎秋、張我軍交稱莫逆）共同發起抗日組織「韓臺革命同志會」³⁴，後因財務困難而解散。到了 1926 年，陳後生寫了〈遊朝鮮所感〉³⁵，就朝鮮家屋矮小，提及原因有二，冬天寒冷，小屋取暖較便利，另一緣由可能是避免家屋豪華，為官吏橫暴剝奪。讚美其服飾文明，設備清潔，文化發達，交通建設較臺灣便利，教育機關、新聞雜誌也較臺灣發達，究其因在於臺灣文人多習艱澀的漢字，不如朝鮮人用及簡單之鮮字，因此提倡講習白話文，普及白話字。而臺灣朝鮮相同之處都是鸚鵡教育、蝙蝠教育，經濟受殖民統治之剝削，就文化而言，朝鮮有獨立之可能，經濟卻無法維持之，國內失業投江者不少，他舉出一個很好笑的語句，京城漢江之鐵橋中央所豎之木牌，寫著「少等候咧！來警察署商量，則必有助力。」此文是陳後生旅居朝鮮兩個多月的記遊文，與朴潤元 1921 年對臺灣之觀察的文章相較，各有各的觀察重

³⁴ 何標：《蕃薯藤繫兩岸情》（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1），頁 375。據秦賢次研究，張鐘鈴（1906-1951），1920 年 3 月與陳逸松同自羅東公學校畢業，後經淡水中學、廈門英華書院，於 1923 年秋入學新創辦的世界語專科學校。翌年春，又轉學東京明治大學。肄業北京時，與洪炎秋、張我軍交稱莫逆。見秦賢次：〈張我軍及其同時代的北京臺灣籍學生〉，《北京檔案史料》5（1996），頁 59。

³⁵ 刊《臺灣民報》第 132 號，1926 年 11 月 21 日，頁 14-15。

點，都是難得的史料。1934年《臺灣文藝》刊載了舞蹈家崔承喜來臺演出盛況。³⁶到了40年代，1941年龍瑛宗與朝鮮作家金史良通信³⁷，張赫由與內地人作家回答各雜誌詢問的問題刊《文藝臺灣》。³⁸〈三人座談——濱田隼雄・龍瑛宗・西川滿〉，濱田談私小說時：「林房雄在朝鮮最感動的事情，據說是聽到朝鮮的青年說，如果現在的朝鮮人不死掉的話，真正的文學就不會出現」³⁹。《臺灣公論》策劃了「朝鮮專輯」，張文環寫了一篇〈寄給朝鮮作家〉⁴⁰，同時他對朝鮮作品亦有所涉獵，推介了藤野菊治⁴¹讀朝鮮作家韓植的詩集《高麗村》⁴²。不過從〈寄給朝鮮作家〉一文亦可看到臺灣人對朝鮮的典型印象，不外是白色的服裝、高麗人參、阿里郎⁴³等。臺灣對朝鮮的文化文學情況，多半是模糊不清的。張文環說當時「朝鮮在各方面比臺灣較前進，——就只模糊地知道這些。」綜觀之，臺灣對朝鮮的認知、交流，確實不很清晰及頻繁，大抵就是一些遊記介紹，如魏潤菴《滿鮮吟草》或者石川欽一郎（1871-1945）〈朝鮮の旅より〉及金丸秀子〈朝・滿・支に遊ぶの記〉⁴⁴，但在

³⁶ 曾石火：〈舞蹈與文學——歡迎崔承喜〉，吳天賞：〈崔承喜的舞蹈〉，《臺灣文藝》3：7、3：8（1936.8），頁76-81，82-83。中譯見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2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130-138。

³⁷ 下村作次郎著，劉惠禎譯：〈關於龍瑛宗的《宵月》——從《文藝首都》同人、金史良的信談起〉，《第二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臺灣文學與社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出版，1996.5），頁155-165。

³⁸ 《文藝臺灣》7（1940.3），頁34。

³⁹ 〈三人座談——濱田隼雄・龍瑛宗・西川滿〉，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第8冊文獻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32-33。

⁴⁰ 張文環：〈朝鮮の作家に寄せて〉，《臺灣公論》8：1（1943.1），頁82-84。譯文見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臺中：臺中文化中心，2002.3），卷6，頁189。

⁴¹ 藤野菊治與新原保夫、藤原泉三郎皆日文詩歌雜誌《圓桌子》同人，該誌於昭和6年（1931）2月創刊於臺北，編輯是上清哉，《無軌道時代》後身。昭和8年（1933）9月創辦《南海文學》日本文學專刊，至昭和9年（1934）2月出第2卷第1期後終刊，同人與雜誌《圓桌子》相近。

⁴² 藤野菊治聲明推薦他讀韓植詩集《高麗村》的人是張文環，他「千叮萬囑，要我一定得讀這本詩集。」藤野菊治〈讀詩集《高麗村》有感〉，收入韓植詩集《高麗村》（東京：汎東洋社，1942）。張文環〈藤野菊治〈詩集「高麗村」を讀んで〉〉，見於《臺灣文學》3：3（1943.7），頁15-17。中譯本見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4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246。

⁴³ 阿里郎是朝鮮最具代表性的民歌，參宮冢利雄：《阿里郎的誕生》（東京：創智社，1995），頁49。

⁴⁴ 魏潤庵：《滿鮮吟草》（出版資訊不詳，1935）。石川欽一郎：〈朝鮮の旅より〉，《臺灣時報》170（1934.1），

皇民化運動及特別志願兵推行時期，臺灣表現了與朝鮮競爭的現象，而在文學界爲了刺激臺灣作家，也不時提起朝鮮的情況，與之作比較。⁴⁵

在中國則比較有作品關注朝鮮，如突薇（1927-1981）譯朴能〈你們不是日本人，是兄弟！〉、王笛譯張赫宙〈被驅逐的人們〉、馬士翻譯張赫宙〈朝鮮文學近狀〉，蔣俊儒譯張赫宙〈朝鮮文壇的作家和作品〉，1940年尚有黃藥眠（1903-1987）〈給朝鮮的少年〉⁴⁶，朝鮮方面與中國亦有消息相通，20年代，丁來東（1903-？）發表了兩篇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章，其中〈中國現代文學概觀〉⁴⁷尤爲稱道，30年代又介紹了不少。在1924年12月至1925年1月，《開闢》刊登了郭沫若（1892-1978）之作。擔任朝鮮《東亞日報》駐中國特派記者申俊彥（1904-1938），通過蔡元培介紹，於1933年5月22日在上海內山書店與魯迅見面，撰寫〈魯迅訪問記〉（《新東亞》雜誌1934年第4期）。李大釗（1889-1927）、胡適、歐陽予倩（1889-1962）、蔣夢麟（1886-1964）等與朝鮮友人交往，溝通了中朝文化界人士之聯繫，並開拓中朝兩國現代文化文學之交流。郭沫若、巴金（1904-2005）、蔣光慈（1901-1931）、殷夫（1909-1931）、群舒等，創作以朝鮮爲題材的文學作品中，揭露並斥責日本侵略之罪行。然而中臺韓三方在中臺、臺韓兩方面的交流顯然極爲有限。⁴⁸

頁74-78。金丸秀子：〈朝・滿・支に遊ぶの記〉，《臺灣公論》2：8（1937.8），頁14。日人之作稍多，但亦有限，〈朝鮮所感〉、〈旅行中の所見と雜感〉、〈鮮滿支那の旅より〉、〈鮮滿かけある記〉、〈臺鮮八日の旅〉、〈朝鮮十日觀〉、〈鮮滿瞥見記〉、〈鮮滿支駢けある記〉、〈朝鮮及び滿洲視察談〉等，刊登於《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灣警察時報》、《臺灣遞信協會雜誌》上。

⁴⁵ 張文環〈規定的課題〉：「我們臺灣作家離中央文壇的水準愈來愈近，但不能說已經到達中央文壇的水準，所以我想直言：『朝鮮作家也捲土重來如何？』」見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2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43。原刊《臺灣文藝》3：6（1936.5），頁46-50。

⁴⁶ 此文分別刊登《文學雜誌》2（1933），頁101-106（此文譯自《普羅文學》1932.9）。《文學雜誌》3（1933），頁79-97。《客觀》1（1935.7），頁14。《文海》1：1（1936），頁56-58。《抗戰文藝》1（1940），頁12。

⁴⁷ 刊《朝鮮日報》第5版，1928年7月26日。

⁴⁸ 中國譯介臺灣作家作品有限，臺灣刊物倒是轉載了極多中國的文學作品。

五、結語

朴潤元在臺作品與回國之後的作品各有三篇，是極少數在臺灣留下文字記載的朝鮮作家，他還參加了崇文社的徵文，討論國教與宗教的熱門議題，返國之後又將在臺灣旅居時，親眼所見、親耳所聽、所感受到的一切事物，沒有過多的修飾與誇大，率直坦白地予以陳述。寫過〈臺遊雜感〉、〈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臺灣蕃族與朝鮮〉等作品。也在《臺灣文藝叢誌》發表了翻譯之作〈堅忍論〉與〈史前人類論〉，此二文是崔南善《時文讀本》裡的作品，尤其是日本統治下在韓國展開獨立運動之際，〈堅忍論〉針對當時黑暗的韓國情勢，作為國民啓蒙的作品，朴潤元把這個作品介紹給面臨類似困境的臺灣人民，在冷酷的現實生活中，也要以堅忍的精神，克服苦痛與擔憂，而〈史前人類論〉則是傳達給讀者文明的產生與人類智慧的重要性。讀者透過〈臺遊雜感〉、〈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臺灣蕃族與朝鮮〉等作品，對臺灣原住民文化有了初步的瞭解與概念，這正是朴潤元想要對韓國讀者傳達的訊息。藉由其作使韓國人對臺灣從原本的陌生，昇華到熟悉，因此他扮演了搭起連接韓國與臺灣橋樑的角色，也提供了臺灣難得的史料，如對於高麗人參、鮮妓生活或朝鮮移民等訊息。

至於朴潤元所依據的崔南善譯文，筆者研究結果是根據卬上賢造《自助論》為多，讓人出乎意料的是《西國立志編》（《自助論》）譯本的旅行，在清國、朝鮮有不同的發展，在中國幾乎看不到卬上賢造的譯本，這或許是中村正直在中國尚有其他著作被譯為中文的關係，其人於中國影響力較大。文學的越境所形成的文化流動，讓日、中、韓、臺有了相互的影響，而朴潤元的翻譯無意中促成了共同的話題。在東亞跨文化研究受到重視的今日，本文或可填補過去臺灣、朝鮮比較研究之不足，並做為一個參考的係數。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 崔南善：《時文讀本》，京城：新文館，1916。
- 崔南善譯：《自助論》，京城：新文館，1918。
- 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第8冊文獻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 朴潤元：〈國教宗教辨〉，《崇文社文集》3（1920），頁217-219。
- 朴潤元：〈史前人類論〉，《臺灣文藝叢誌》3：2、3：3（1921），頁12-14。
- 朴潤元：〈堅忍論（二）〉，《臺灣文藝叢誌》3：3（1921），頁7-10。
- 朴潤元：〈臺遊雜感〉，《開闢》9（1921.3），頁93-100。
- 朴潤元：〈在臺灣居住的我國（韓國）同胞現況〉，《開闢》13（1921.7），頁75-80。
- 朴潤元：〈臺灣蕃族與朝鮮〉，《東亞日報》第4版，1930年12月10日。
- 鈴木作太郎撰，王興瑞譯：〈臺灣蕃族概觀〉，《民俗》2（1937），頁63-141。
- 洪棄生：〈紀遊雞籠〉，收入氏著：《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章太炎：〈駁建立孔教議〉，收入姜玠編選：《革故鼎新的哲理 章太炎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在北京神州學會上的演說〉，收入費泉京編著：《中外名人演講精粹1》，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 《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5月-1944年3月。線上索引系統，大鐸版。

二、近人論著

-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管理處編，石源華主編：《申報有關韓國獨立運動暨中韓關係史料選編1910-194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 葛振家著：《崔溥〈漂海錄〉評注》，北京：線裝書局，2002。

朴趾源撰：《熱河日記外一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

下村作次郎編，蔡義達譯：〈王詩琅先生口述回憶錄——以文學為中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頁 215-249。

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 1919~1923《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臺中縣文化局主辦，2001 年 12 月 8 日，頁 1-24。

王一剛：〈萬華遊里滄桑錄〉，《臺北文物》2：1（1953.4），頁 52-54。

金柄堉、吳紹鈺：〈梁啓超與朝鮮近代小說〉，《延邊大學學報》4（1992），頁 31-37。

秦賢次：〈張我軍及其同時代的北京臺灣籍學生〉，《北京檔案史料》5（1996），頁 52-56。

翁聖峯：〈日治時期臺灣孔教宗教辨——以臺灣文社及崇文社為論述中心〉，「淡江大學 12 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5 月 23 日。

陳延媛：〈在殖民地臺灣社會夾縫中的朝鮮人娼妓業〉，《臺灣史研究》17：3（2000.9），頁 107-149。

최희정 (Choe Huijeong)：《韓國近代知識人與「自助論」》，韓國：西江大學研究所史學科博士學位論文，2004。

류시현 (Ryu Sihyeon)：《崔南善的近代認識與朝鮮學研究》，韓國：高麗大學研究所史學科博士學位論文，2005。

陳後生：〈遊朝鮮所感〉，《臺灣民報》，1926 年 11 月 21 日，頁 14-15。

《斗山世界大百科詞典（電子資料）》，首爾：斗山東亞，1997 年，網址：
www.doopedia.co.kr（2011 年 7 月 22 日上網）。

附錄一：朴潤元臺灣紀行之譯作

1、臺遊雜感

朴潤元作 黃善美譯

我並非要針對此問題寫下日誌或是遊記，而是就我所看到、聽到、感受到的東西，以片斷的、無前後順序與體系方式，在此獻給我們所敬愛的身在遠處的同胞們。

（1）有趣的蕃人生活

蕃人大概擁有約三百年以上的悠久歷史，但是他們似乎予人才經歷過石器時代，剛進入鐵器時代的感覺，至今仍然保有酋長制度與部落生活，相互間的語言與風俗都各自不同，他們每天從事的業種，實際上可分為農業、狩獵、漁業等三種。原住民與原住民之間還是各自有其生活區域，超出自己的區域與範圍是不被允許的，若是相信自己的勢力，或是在某種情況下超越了警戒線，或是在其他原住民社會的限定區域內，種植穀食、射獵禽獸，捕捉魚類的話，在那擁有持有權的原住民社會就會極為憤怒，斥責對方的無禮行為，彼此間的衝突便一觸即發，引發爭鬥，而犧牲無數的生命，即使要耗費很長的歲月，也要堅持到最後的決勝負一刻，假使一邊的原住民部落取得勝利，另一方的原住民就得滅亡，不過這只是形式上的滅亡，而非精神上的滅亡，遭到滅亡的原住民會下定決心，即使只剩下一個自己的族人留在世上，直到那天為止，也要殺掉使自己部落滅亡的敵人，不只是當事人，在自己的子孫出生時，也會傳授其經歷，傳承其精神給自己的子孫，讓子孫可以一報滅族之仇。這要說是野蠻還是文明？這是個值得去研究的問題，他們這種強烈的民族性不得不令我佩服。

（2）奇特的締結合約法

說到戰爭，不論是什麼戰爭，經歷一段時間的激烈廝殺後，雙方在和解上，也是會有問題發生，在締結合約時（除此之外，還有某些合約），不用文字紀錄（文字的創作直到現在也還是沒有），也沒有另外約定期限，但對他們來說有個自古以來留傳下來的奇特法則，依照這個法則，需要雙方互相合作，他們挖一個很深的洞，

然後再把一個大石頭埋進去，就算完成合約的締結。但是經過長期的歲月流逝，或是其他原因導致那顆大石頭自然地露出地面，就是解除合約的日子到來了。把石頭埋進所挖的洞裡，就算是締結合約，而石頭露出地面被看見，之前締結過的合約就變無效，這就像在草繩上打個結，紀錄事情一樣，雖然不知道會不會被視為野蠻的行為，不過他們與敵軍堅守信義，維持著朋友間單純的和平，這一點著實不得不讓人讚揚與誇獎。

（3）人的舌頭做成的戎衣

他們的歷史是戰爭的歷史，說是殺戮的生活一點也不為過，所以能成為他們酋長的人自然也是殺人無數者，酋長的服裝尤其令人吃驚，當他殺死敵人，會砍下對方的腦袋，取出舌頭，把敵人的舌頭懸掛胸前，象徵著在戰場上歷經九死一生後活著回來，高唱著凱旋歌的勇將勳章，所以愈是百戰百勝的優秀酋長，就會穿著用人的舌頭做成的戎衣。各位！他威風凜凜的氣勢與理直氣壯的威嚴是我微不足道的文筆無法形容的。由於持續不斷的官兵交戰，幾乎沒有太平的日子，在前清時代，是採用懷柔政策，提供食品中重要的鹽巴與醬油，以及打獵時最重要的子彈等，那官兵們就會往山中逃跑，可是野蠻不文明的原住民，把打獵當作武藝練習，一年會有個一兩次大型的打獵行動，殺人無數，官兵與原住民間的衝突就此而生，直到近代，沒有獻給官兵任何東西。在文明上，便利的工具如電網、炸彈、飛機等，其威脅與壓迫日益嚴重，再者，其龐大的領土也日益縮小，對此，憤怒的他們，其對抗的策略是用以卵擊石的方式，似乎對死亡有所覺悟。再說果斷性與耐性是原住民特色的同時，也不得不對他們自己天生素質的發揮讚美一番。

（4）可怕的鳥糞

說到戰爭的故事，他們自己種族間也有許多激烈的戰鬥與爭吵，但是直到有無數的生命因為那可怕的電網犧牲後，才挖掘了地下的路；看到在空中飛行的飛機意外爆炸，他們吃驚的說這是可怕的鳥糞。雖然即使他們之間有不顧代價的復仇，但是同樣把官兵當成敵人，彼此的心與力量結合在一起防禦敵軍，他們會把個人自身的食糧與子彈協力於戰爭上，還有他們的行為真的很敏捷，假如東邊有原住民出現，

同時在西、南、北也會出現，在西邊有鬥爭發生，同時東、南北也會同時應和，就像是麻葉繡球樹的蝮蛇一樣，打牠的頭，尾巴就會出現，打尾巴的話，頭就會出現。他們不只有過人的智力，在道義上，也不顧及個人恩怨，展現在戰場上的不惜犧牲生命的勇氣，怎麼能說是原住民愚蠢的行為啊。

（5）神出鬼沒的策略

居住在地形險固的他們，過著出外戰鬥，回來安居的生活，他們具有頑固、天賦的才能與單純的天性，擁有神出鬼沒的本領，他們會把握適當時機，剪斷電線，伺機而動，取走子彈，所以當時有關他們的事情，也時常被刊載在新報，引起一片騷動，在政治界的理蕃也覺得傷腦筋。加上他們相信險峻的地理環境佔有很大的優勢，如果遇到官兵（溪谷間是樹木蔥鬱，暗礁重疊之處），交戰到一半，會假裝戰敗，脫掉鎧甲，拖著武器逃跑，因以為戰勝而得意洋洋的官兵趕緊隨後追趕，對於重山峻嶺有如猴子一樣，能輕鬆自如往返的原住民們，會趕緊藏匿，而這些乘勝追擊的官兵，卻因危險重重的山路而受苦，當官兵走到一條死路，早就躲在那裡等候他們的原住民，從四面攻擊，砍下官兵的腦袋，不過並非無計畫地隨意屠殺，但原住民會區分對象，絕對不殺害強制勞役者，不過如果那個人手上拿著武器就絕對不會放過，由此可知，原住民對於不得已必須跟隨官兵一起來到這險峻之處的強制勞役者，懷有惻隱之心。於此可清楚窺見他們自然表露出來的良心，在困難患難中表現出的義理。

（6）共產主義的開始

他們過著一個有趣的共同生活，就是共產主義。沒有商業的發達，不管是從事農業或其他事情，全是公有的財產，酋長會斟酌原住民的人口數分發田地，假如家中有五名人口，會給予相當於五名的分量，不管是低於三名或是多於十名的，都會根據適當的標準分發，即使是比較親近的原住民也沒有例外。不管是勞動問題，還是其他各種領域的問題，得到的工資全是由酋長來管理，平均分配食品與日用品，且會全部撫養老弱者或有疾病的人，但是像這樣共同生活的概念，會導致產生懶惰者，以及一些可惡之徒，只能惋惜這是在人類社會中無法阻止的事實，不過他們本

性儉樸、有耐心、純樸，像這樣懶惰且可惡的人是不會把他們當人看待，也不認同他們存在這個世界上。他們的生活雖然沒有像我們一樣歷練成熟，但他們社會上的趣味與共同生活是不能被說成是現代的落伍者的。

他們的人格頑固，行為野蠻，但另一方面，卻是強壯健全的人種，雖然不懂得衛生概念，但是卻很長壽，都能活到超過七、八十歲，甚至連疾病是什麼都不知道，高山峻嶺有如曠野一樣來去自如地跳躍奔跑，在冷風與大雪的嚴苛氣候下，一點也不怕冷，只是穿著單薄的一件衣服，他們血氣之健康，真的足以稱他們為地上的神仙。對他們來說，有個先天性的好習慣，產婦分娩，會用非常冷且清澈的冷水洗剛出生嬰兒的頭，因此嬰兒體質的虛弱與堅實在出生當天就能一判究明，因為這固有的習慣，似乎造就了健全人種的遺傳。這世上惡毒的遺傳性疾病者被社會看成是惡魔時，他們的愚昧反而可說是明智的。

（7）婚姻與其他的風俗

他們也和我們一樣無法避免生活在世上會有的疾病，但是他們連可以接受醫療這件事都不知道，只是向水、火、樹木與石頭等東西祈禱，然後還是無法避免死亡時，男子會被送回自己的家（蕃人的婚姻風俗，男子是到女子家中入贅的），如果沒有可回的家，以女子為例，是前往非自己住所的其他住家移動，沒有人照顧他們，但給他們食物，即使不吃的情況下，仍然每天三次依照自家的風俗準備食物。萬一有人生病好了，就感謝神明的保佑，或者即使過世了，就讓他交給大自然，並不會特別傷心難過。綜合這些以前留傳下來的故事，可得知他們是有追悼祖先的概念，當流行性感冒盛行時，會令他們感到非常擔心害怕，他們會去默想並研究其原因，因此他們的疑惑開始用迷信的方式去解題，並悔悟過錯、自責，「事實上，是因為我們懶惰，無法承襲祖先的精神，無法永遠殲滅我們的敵人，而震怒了祖先的靈魂。」有這樣想法的他們於是盛大了精神武裝，無論官民，開始了大屠殺，所以如果看到原住民出去戰爭，就可以推測出原住民社會目前正在流行傳染病，不過他們絕對不殺害私下供給他們物品的商人與協助他們翻譯的人。這就像是一種迷信的概念，同時又有研究價值，不失承襲祖先精神的意志與根本，其精神實在不亞於文明社會。

針對風俗來說，人類社會中有好人、壞人、小偷，也有受害者，假如有出現偷東西的小偷，他們會先從鄰居（品行不端正的人）開始打量，然後邀請村落裡年紀較大的長者與志士，說明事由後，彼此開始縝密的議論，等大家都同意後，如果確信這個人就是偷東西的人，就會逮捕他，雖然會審問這個小偷，但大多數不會認罪，每件事情真的就只是假設，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個人有偷東西，這時依據他們留傳下來的習慣性法律，就會給那個有偷東西嫌疑的人一定的期限，免罪的方式就是命令他去把敵人的頭砍下帶回來，他就會開始積極展開獵殺，成功的話就會被宣告無罪釋放，萬一失敗了，他就得對被偷了東西的人有所補償。這該說是法律上的效果呢？還是說習慣上的一種妄想呢？無論如何，都可說是勸善厭惡的道理。

既然有法律的字眼出現，他們的政治可說是立憲主義，或者說是共和主義，根本上也不為過。以文明社會角度而言，他們算是個原始的集團，而且生活單純，這不光只是我這樣想，他們自己看來，跟之前比較起來，感覺到多少有所發展，而且也變複雜了，他們不管是分食穀糧，或是殺害別人，或是讓兵士出戰，無論是簡單的、複雜的大小事，召集自己部落所有老練的議員與其他志士等所有人，每件事在很多人的同意下表決通過後，就會實施，即使酋長本人認為可行，但是如果有好幾位議員不答應的話，也是無法實行的。這才叫做美好的政治，雖然是酋長制度，但非專制主義，生活原始，同時也是共和主義，雖然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對於此點還是給予肯定的。

他們的婚姻法則是採取神聖的自由結婚，家庭制度與我們完全相反，因此女子比男子更受到優待與重視，不管是誰，生兒子就是變成別人家的女婿，生女兒則是多了一個別人家的兒子，有以養子制度延續家族的風俗，不過取得養子的法律（即招贅女婿的法律），可看出是極為可笑，卻也天真浪漫又神聖，今天如果有到了適婚年紀的美女，村莊裡的青年們就會聚集到那戶人家，幫忙做那戶人家的家事，再說得更詳細一點的話，有耕田、餵牛、打柴、挑水等工作，盡可能地要表現給女子看，自己的衣服和食物也都努力著自己解決，也因為這樣，女子的家中也因此變得富有一點，像這樣過了半年以上或一年左右，女子會從中挑選一名男子，告知自己的父母，讓父母允許這檔婚事，接著婚約成立，那位被選中的男子就會如磨了十年

刀，終於在一夕之間成功地那樣歡喜不已，但是落選的其他男子們也不會有所不滿或憤怒，在現代眼光看來以為會引起騷動，不會就這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他們本來就品行端正，這樣的風俗悠久，也會忘卻這一路來的努力又回到原點，自我反省，責怪自己的不足，並能恭喜雀屏中選的男子。看到他們神聖且自由的婚姻風俗，即使文明社會的成員，其一有著堂堂名聲，但是一想到那些賣身求生活的惡習與強制結婚為常事的人們，我便感到難過，而流下淚水來。

另外，他們一部份人當中，流行著斬首的結婚風俗，假設男子有交往的對象，不會經由媒人，本人直接向女子的父母請求見面，父母如果覺得適合的話，就會命令男子去砍下敵軍的腦袋，男子就會趕緊去準備斬首的事情，往山裡去，如果見到那些惡行昭彰的日本敵軍，就會用樹木或石頭將對方擲死，百發百中，成功了之後，就會馬上告知女子還有她的父母，從此婚約成立，之後從男子那邊得來的聘禮，是如生命般珍貴的鐵砲，象徵文明的「絲綢」布種類，與可稱為藝術元祖的動物骨頭等雕刻品，另外，結婚當天會釀酒、煎煎餅，還有射獵，舉行盛大的宴會，那天來參與宴會的人當中，即使有仇人前來，也不會拒絕，會真心寬容、親切且平等的招待，還有，他們的歌舞非常壯觀，女子們手中拿著木頭棒子，敲打石頭，搭配著敲打石頭發出的聲音歌唱，男子們則是在一旁愉快地跳著舞。他們的斬首結婚也算是一種可笑的風俗，崇尚武術的他們選擇了入贅女婿的制度，可說是真正的活路，而且在現今社會中，看看那些把人格與知識擺最後，只看金錢與家境好壞的人，其距離的遠近又是如何呢？

（8）服侍一夫的女子

女子們德性端正與老實，品行良好、不淫亂，結了婚的女子為了自己的丈夫，不惜生命，堅守貞操，即使只與丈夫過短短一天相處的時間，丈夫就過世，她們還是會一輩子不改嫁。這是多麼美麗的情操，原住民社會中女子實在是值得欽佩，看著這些現代社會只求在樂天地裡追求一時快樂的年輕男女們，就不得不讓人讚賞原住民的女子。

另外，他們的日用工具也讓人大為吃驚，男子們搬運東西時，綁在背部使用的

繩子，與女子汲水的用具接在頭上使用的東西，與朝鮮的風俗類似，還有，打作米粒的捶平棒子（有木制與骨制），跨越江河時搭的木船等東西也都做的不錯。我們的社會沒有什麼發展，就這樣過了好長一段時間，他們編織的帽子，布的編織精密且漂亮，作為武器的刀與槍的紋路雖然普通卻端雅。他們雖然無法脫離野蠻的氣質，有很許多傑出的價值存在，雖然他們也是有美麗的房屋，雄偉的建築，但是現今有人還是住在自己蓋的石窟或樹屋裡，有著把從前留傳下來的紋路，用紋身的方式打扮自己的習慣，這就是所謂的原住民。

綜合以上紀錄的事情，他們的宗教是斬首的宗教，不論是祭祀、婚姻、疾病，還是其他任何地方，斬首是他們的目的，也是特色，自己的名譽與富貴上的名譽都可以從那裡獲得，子孫們興旺盛衰的命運由宗教決定，化解頑固，也能治癒很深的傷口，在領導一事上，其方針是讓愚昧的疾病痊癒，教化是指導他們不要做白日夢，讓他們從幼稚的原住民（生蕃），成長為成熟的原住民（熟蕃），這些歷經一世代或二、三世代，反映在文學、宗教、職業等各種領域上，在面對現代有名的人物時，也會為了他們，毫不猶豫的給予讚揚與佩服。

附錄：不管異地生活多麼忙碌，還是特別為了本雜誌的讀者，在臺灣投寄原稿。為了告知大家往後也會繼續投稿的朴先生近況，在此附錄朴先生寄來信件中的一部份。……編輯者

在此煩請編輯的前輩指正小弟不才的文章，您能把如此重大的責任賦予年幼無經驗的晚輩，讓小弟遵照您的大力指教，以淺薄的見識執筆，文章內容粗糙不流暢，自己也感到羞愧，而礙於生活的困難與時間的壓迫，也無餘力再次潤稿，不得已寄給您初稿，還望煩請給予指正與修改，在此先致上萬分感謝，貴雜誌能留下一個空間給小弟發揮，同時能讓小弟敬愛的遠在祖國的同胞們能閱讀到小弟的文章，著實感到萬分的榮幸。……以下省略⁴⁹。

⁴⁹ 朴潤元：〈臺遊雜感〉，《開闢》通卷第九號（1921年3月），頁93-100。

2、在臺灣居住的韓國同胞現況

朴潤元作 黃善美譯

(1) 移民沿革與現況

韓國同胞與臺灣開始有往來，起自何時？由於沒有足以參考推測的資料，因此很難準確的得知。不過還是可參考紀錄於富豪家中堂清楚的筆跡，或是自古流傳下來的臺灣島人民的故事，綜合上述兩者，可以肯定的是，約在五十年前就開始了。他們來到臺灣的目的全是因為受到生活之苦的煎熬，對於金錢富有的新金山（與南洋群島相連的臺灣等地），抱著能一獲千金的欲望，離鄉背井，離開心愛的家人，不怕當異鄉客的辛酸翻山越海，以販售人參，作為停留在臺灣移民的開始。當中有人勤儉節約，賺了許多錢後衣錦還鄉；也有不少人與臺灣女子結婚，忘卻祖國，不再回去韓國；另外，與白色海鷗一同享受遊覽的樂趣，帶著書畫，拜訪詩人與高官富豪，就這樣自由度過一生的人也有，總之，在朝鮮開城生產的人參擁有著很大的權威。說它是萬能的也並不為過，有人因人參之名，從窮人變富人；它使外表不起眼的人變得俐落成熟；不過也有人因它就此沉迷酒色，虛度光陰，浪費金錢，變成一個無能的人；也開始有人為了香煙與女人等一時的快樂，而斷送美好前程。在當時，他們大多是朝鮮西邊的人們，經過中國，環繞南洋各群島來到臺灣。個性敦厚、明確清楚的判斷力是韓國同胞的特色，重禮儀，守信用，即使是衣著顏色不同，使用不同的語言的異國，也能受到優越的待遇與溫暖的同情，且處處受到好評，有口皆碑。彼此之間，能互相合作幫助，互補不足的地方，金錢上不分你我，如果路過新來的同胞家中，不計較經費的多少與路程的遠近，都一定會登門造訪，儘管是初次見面，都能真誠以對，並慰勞這些異鄉客的辛酸，而打聽遠在萬里家鄉的新友們的消息，也自然地成為他們的習俗。就這樣過了幾十年，最近約五、六年前開始，朝鮮南邊的人們經由日本來臺灣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和以前不同的是，人心世態已經改變，道德心淪喪，人性變得刻薄，醜陋之處不單只有一兩個而已，再說得詳細一點，曾經是和平、正直、溫順、慈善、純真等良風美俗語與傳統美德，現在卻變成競爭、謊言、糾紛、賭博、流浪等，說這是一大災難也不為過，再者，今日處於經濟恐慌的我們，生活上的困難也是自己招來的，也是自己毀了自己一生的命運，

目擊此景的我在寫此文時，禁不住內心的傷感，而流下難過的淚水。

就如我在祖國時一樣，也有人想聽聽我們在外地求生的同胞們所經歷的各種事情。或許近來都稱臺灣為新金山，但是居住在臺灣的韓國同胞到底有多少人？又大多集中在哪個區域？西部的人有多少？中部的人有多少？南部的人又有多少呢？他們都做些什麼工作？收入與支出如何？他們生活的現況、想法與人格又如何？是否有親睦？以及其他很多還想知道的事情，現在我就對想知道海外同胞事情的祖國同胞們，大致紀錄我所知道的事情如下。

現在對於居住在臺灣各地的韓國同胞各有多少，並無一個統計出來的數據，也無法一一造訪統計，根據在《臺灣新報》發表的內容，與我親耳聽到的數字，斟酌估量的話，大約有百名左右，依照區域分的話，來自朝鮮各地區的人都有，（曾與江原道的同胞直接見面過），另外，多數是慶尙道的人，接著是平安道、全羅道與京畿道的同胞也不少，其中女子佔有二十名以上，那些人的事業有大規模從事人參販售的，此外有以私立醫院的牙醫師、煤炭公司的銷售員、水產公司的船員、鹽公司的工人，防疫公會的監督員、鐵路部的驛夫、餐廳服務員等，也有經營酒店的人、從事鐵舖的人，最近也有從大連與武漢等地來經營餐廳的人，除此之外，各種形形色色的職業都有，再加上我們的同胞缺乏凝聚力，爲了圖謀一時的個人私慾，而損害到公共利益。不只如此，自尊心還很強，即使目不識丁，也要說自己去過東京留學，自負已經領悟到世上的道理，可是卻不分日夜，時常出入酒店，也有一些人時常被刊載在《臺灣新報》上，來臺灣的女子中有不少都是來這裡賣笑的，（到現在還是一直有女子來臺灣從事此行業），因而遍佈中南北部，著實厲害，幾十年以來聞名的我國人參史就此告一個段落，開啓了繁華情色世界的一頁。這樣的趨勢持續下去的話，只會受到鄙視及謾罵，是件令人震驚嘆息的事情啊！

當時臺灣機關新報「朝鮮妓生物語」的長篇記事中，有個令人無法用眼去看、用耳去聽的論評，我在這裡翻譯其中的一小段如下：「追隨妓女的臀部，從朝鮮到大連，從大連到臺灣的他，其實本身是此妓女的丈夫，有時還幫她拉客人淨做些不倫、羞恥的事情，爲了事業，來臺灣的所有朝鮮人當中，約二十名左右，百分之八十的利益消費在酒與妓女身上，就這樣即使他們買春的對象有萬華的日本女子或大

稻埕的臺灣女子，然而在臺北沒有來自同一個故鄉，沒有相同習俗背景的女子，在臺北他們的生活是寂寞的，因此當有消息說，有從大連來的娼女、妓女，他們便會開心地到基隆迎接，當妓女一行人抵達臺北後，他們就會像螞蟻群聚在砂糖周邊一樣，不分晝夜地玩耍，女子迷惑男子的力量有多麼強大由此可知，這就是亡國奴本性的顯現。……」事實就是事實，然而在公正的批論家眼中，毫不猶豫地下這樣的結論，就太過於惡言評論了，但這就是臺灣人的特質。如果大概調查一下那些女子們的出生地，除了平南一名，京畿道兩名，全羅道幾名，剩下的全是慶尙道人，所以要向女子的父母忠告一句話，古代賢人曰：「即使再貧困，也會提醒自己不可忘記義理」，期許的是不管再怎麼貧苦，也不要賣身求謀生，不要把它視為是不得已且無能為力的問題，那些受到蔑視、遭到謾罵的人不就是我們的同胞嗎，別說是目擊此景的我了，閱讀此文章的各位讀者們，也必定會感到嘆恨，更何況是那些人的親生父母呢？貧窮能使英雄落淚真的就是此一寫照，總歸一句話，若非海市蜃樓，就像清晨的露水毫無用處。因此若要說我們同胞的現況，便是生活困苦、事業衰退、思想腐敗、行為卑劣，對我們來說，也是有許多發光的星星，有著各種卓越傑出的價值存在。

（2）慈善家韓材龍先生

韓材龍先生的祖籍在平北義州，如獻身一般，遠離世俗，他很早就來到南方各地遊覽，約十九年前來到臺灣，事實上籌備的錢有數萬元韓幣，充滿公益心的他，將這數萬的財產都花在救濟同胞上，說他奉獻了自己的全部一點都不為過。但是顧得了其一，顧不到其二，因此他就無法照顧到在祖國艱苦生活的家人。說得更詳細一點的話，同胞當中來臺灣的，沒有一個有著富裕的財富，雖然有幾個可能錢財比較充裕，但也僅只小康而已，不過也都全花費在來臺灣的交通費用上了，爲了這些遭遇困難的同胞們，他盡可能捐出自己的衣服與食物，使盡全力指導，分配衣物，供給商品，所以他所經營的鮮興社人參店，可說是同胞兄弟的收容所。

爲了別人，忘卻自己的事業，竭盡忠誠是他的能耐，越洋來到臺灣的同胞當中有誰沒得到過他的幫助！與他相遇的百人之中就有百人受過他的恩惠，千人之中就

有千人得過他的幫助，然而世上難以推測的就是人心。爲了在語言與風俗不同的異國下的四處流浪的同胞，舉起雙手頂著天，付出辛勞，典當數百元的資本金（也非自己的，是向別人借來的），指導同胞讓他們充分有能力開始做生意，但是對於那些沒有義理、沒有道德心的人來說，不要說報答恩情了，反而以極低的廉價私下販售，然後逃往外地，十個當中就有六個人是這樣，甚至有不少人沉迷於酒色或賭博，甚者，有許多人一直累積自己的財富，擴張事業，但對於曾是自己生命、給予自己福利的資本主們，一點所謂的義理也沒有，然而，他不改初衷，幫忙要往南洋或祖國的同胞支付船資，因此他的支出額已超過收入的幾倍了，但是卻沒一個人同情身陷經濟困難的韓先生，別提同情了，全是些要依靠他的人，總之，在臺灣的同胞們的生活裡並沒有一個有組織的——一個可以從外糾正行爲、由內統一思想的機關，其風氣可說是亂七八糟，參與這所有事情的韓先生，可說是位真正的慈善家與公益家，爲了在臺灣的同胞，多擴張自己經營的人參店，決定永遠繼續救濟同胞，但是因爲財源的不足而陷入苦思中，另外，每當看到報紙介紹在朝鮮各地的青年會有如雨後春筍般盛行時，想到對於在臺灣的同胞來說，並沒有一個可以組成任何社團的機構，就會感到相當遺憾，即使已經落伍，也要組織一個機構，在文明地區推廣，不正就是我們的當務之急，但是光靠一兩個志同道合的人，是無法影響一百多位的人，於是只有悲嘆，毫無價值地，虛度有如黃金的歲月，對於當地的朝鮮人的關心反而比實際上有更多的負面影響，現在就讓我來舉一兩個例子，「假爆炸與假監禁」。

自前年以來，在朝鮮人居住的地方當中，沒有不發生過獨立運動的地方，不過在臺灣事實上並沒有，然而總是有例外中的例外，去年十一月左右，在臺灣發生突如其來的爆炸事件，因爲是第一次發生的事情，引起報紙報導的一陣騷動，我們同胞在嚴密的警戒網下行動極爲困難，當時，中南北的各機關報統一來，大致上記載的內容如下，「從門司越洋來到臺灣的不速之客朝鮮人，搭著亞美利加丸號三等席在五日清晨進港，穿著深藍色西裝，手提皮箱，一眼看來，帶有中國商人的風采，日語雖不熟練，英文與馬來語卻很精通，又雖然總是默默地低著頭，但與人對話時，眼睛發亮，注視對談的另一方，看起來陰險，但也有溫和柔軟的態度，出身在京畿道金浦郡，名叫沈顯澤，有人說他以朝鮮人參商人的身分在臺灣中南部各地行商，

把賺得的錢當作資本，往南洋的方向去了；根據某位船員的說法，則是在前往門司的船上，帶著炸藥四處去；又根據門司刑警的情報，臺北的孫某某（鮮興社的店員）有暗號電報；而根據基隆警察局的審訊，無法發現他是否為危險人物……（中間省略）；又有在他的手冊上紀錄著：「並非時勢造英雄，而是英雄創造時勢，努力就能讓天下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上述這些胡說八道的傳言有好一段時間到處沸騰著，但事實上都是幾近虛構的，這一大騷動也不過是神經敏感者一時的胡言亂語，沈先生在臺灣各地行商，數十天前就前往南洋了，這事件不過只是個傳聞，也有從朝鮮吹來的火苗讓我們在臺灣的同胞受災受難。

就在去年七月左右，我的朋友崔兄爲了跟我在一起，遠從義州越洋來到臺灣，然而來到臺灣不到一個星期，因爲與朝鮮的某位抗日派人士外表相似的嫌疑，意外地落入法網，關進牢中，不甘心地吃了頓沒犯錯卻要吃的牢飯，聽著看守的兇狠聲音，與一群語言不通的流氓關在一起，在六月大熱天裡，留著滿身大汗，在異地拘留所，忍受各種苦痛，遭遇到各式悲哀，度過了四十天漫長的歲月，除此之外，這樣的事情還不只一兩件，有對於無理壓迫的憤恨，也有對於如惡作劇般問題的可笑事情，然而懷疑在臺灣居住的朝鮮同胞們的那些人的想法，一點也都不一致，這該說是不幸，還是有幸，就留給睿智的讀者們自行判斷了，關於臺灣的敘述就到此結束。

（一九二一，四，二十夜，臺灣）⁵⁰

⁵⁰ 朴潤元：〈在臺灣居住的韓國同胞現況〉，《開闢》通卷第十三號創刊一周年紀念號（1921年7月），頁76-80。

3、臺灣蕃族與朝鮮

朴潤元作 黃善美譯

本稿雖是臺灣事件爆發時的投稿，但由於版面的關係現在才能夠刊登。

(1) 序言

我從 1919 年到 1921 年的三年間因某種情況在臺灣逗留過。我在當時生活不是很寬綽，沒有專門地研究有關蕃族的問題，但一直對臺灣和蕃族非常關心。我想借臺灣「蕃族暴亂事件」之機，圍繞著以前所寫過的草稿內容介紹一下臺灣。

(2) 臺灣是什麼樣的地方

臺灣是東支那海上的南北長一千里、東西長四百里長圓形的一個島。有常夏美島之稱的臺灣，那長春與無秋的小草在秀麗的山野上相互協調著，很早以前就有仙境之評。據《列子·湯問篇》所說，「勃海的東邊有一個大溝，不知多少億萬里，真是無底的山溝。山溝的中間有五個山，各稱作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有的史家主張堆員是臺灣，方壺是澎湖，也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總之，花木自己生長而果實自己熟透，即使不耕地也能吃飽，不織布也不會著涼。見花草開而成長可估計歲月，觀察日月的出落可分辨晝夜。居住在岩谷與鹿群游玩就不會有人事之苦惱，唯生活樂趣無窮無盡、無拘無束是這裡的民情。而且古人稱贊說是民情仙境，仙人可能與這個地方來歷有關。因此估計秦始皇、漢武帝派人尋找仙人不老長生，可能也是這個地方。簡單講一下臺灣的歷史沿革。臺灣曾受到荷蘭的啟發教育、許鎬（字京遠，朝鮮人，燕岩朴趾源的「熱河日記」中提及到的許生）的教導、鄭成功的占領與清朝的經營以及日本的統治。

(3) 蕃族的來歷

蕃族又稱為馬來西亞。雖很難了解那麼遙遠的過去，但據史料上所說，貞觀時期（西曆 630 年）馬來西亞群島上洪水泛濫，漂流的人們失去了生活的根據地而好不容易乘竹船漂流到臺灣。據臺灣志，蕃族的語言 1/6 是類似于馬來西亞語，1/10 是類似于呂宋語，而北部的 17 村是類似于菲律賓語。從這可以看出蕃族確實是來源于南洋群島的。然而據在花蓮附近與蕃族生活數年的我輩所講，蕃族的語言也有很

多地方類似於我們朝鮮語，而且在他們所用的工具或風俗習慣中常常可以發現很多共同之處。因此稱為臥龍先生的許鎬偉大的開拓與教導更加使我們敬慕，也可推斷我們的種族被混化了不少。

（4）與朝鮮的關係

像這樣臺灣的蕃族在常夏美島上享福享樂與大自然中，卻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生活環境也發生了變化，以至不能只依靠自然果實和漁獵過安定的生活。況且荷蘭人總是到臺灣的南端安平來，在土地上建立城牆，將蕃族攆出到臺灣的中部，並天天依靠掠奪維持生活。這時蕃族當中有一位恩人登臺，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許鎬先生。朴燕岩的《熱河日記》中的〈許生傳〉寫道：「許生在濟州島的時候，聽到老練的船夫說他被一場猛烈的暴風漂流三天，到西南時看見位廈門和長崎之間可以起居的一個空島，許鎬先生就駛到那個島仔細觀察那裡的情況。見到土地肥沃，泉水又甜，氣候很熱，種地一年可獲兩次秋收，許鎬先生就認為可以居住在島上，就把邊山的強盜說服將他們定居在那裡。」就是說明當時的情況。《許后山文集》中的〈臥龍先生遺事〉（許生諱鎬，字京遠，姓許氏，金海人。滄州先生諱燠之孫，道庵公諱塤之子，臺溪河先生諱潛之外孫也。生而英秀峻拔。既長，沈潛好讀書，而不屑為舉子事。痛國家丙丁之恥，常有有直搗燕雲之志。自號臥龍，蓋有感於朱夫子臥龍庵古事也。公弱冠時，遊湖西一寺，乃有一老僧，以勇力自負，多不法事，而官吏畏不敢捕。公至，僧易其年少也，甚無禮。公數其罪而椎殺之。聞者莫不快之，以為古之許慎也。惟童行輩數人為敵，幾不測，公遂避身海島中。既歸，僦居終南山下。席門土屋，霜雪凜如，而弊衣冠，讀中庸不撤也。時朝廷密議北學，搜訪人才，時將臣某，聞公之為人，異之，夜屏趨從至門，與論天下事，公說三策以詰之，將臣以為難。公正色曰：「如此尚可為乎？」將臣逡巡而退。公亦明日拔宅而去。）⁵¹從許鎬的〈臥龍先生遺事〉也可以明確知道他跟《熱河日記》的許生是一人一事。同時也告訴我們朝鮮和蕃族之間的關係。

（5）政治角度上的關係

⁵¹ 按原文即為漢字，但無標點，標點為筆者所加。

蕃族的政治制度是社聯邦制度的同時也是村落共產制度。也就是說他們居住的村落有統治該村落的羅多夫社（領導人），而且幾個村落聯合成蕃社而蕃社一定有土岡社（頭目），若干蕃社中有馬赫坡（元首），而馬赫坡下面就有西袍社（酋長）。從這一蕃族動亂為核心的霧社事件就可以看出有 12 個蕃社聯合而成，其中馬赫坡社為原社，而馬赫坡社是指統治同血統家族的 12 個蕃社。西袍社的地區內的土地是該全社的公有財產，所有收穫也是該全社的公有收穫，那個地方的農作物、漁獵獲得的魚和獸類以及一個居民幫助他人獲取的錢都按家人數公平地分配。這就是許生傳裡的內容，從「在這地方不應該讓有的人擁有更多的或讓有的人擁有更少的，也不應讓富者歧視窮人或讓窮人嫉妒富者來防止產生衝突。而且在這新的國家裡不應該有人只懂白吃白喝。人們應該以流汗勞動維持生活。如果有人白吃白喝就會出現兩班與小人，出現兩班與小人就會產生貧富差距，貧富間有了差距就會出現官吏和盜賊，導致民不聊生。」以上的告誡中可以估摸到該社會的一個局面。

（6）倫理角度上的關係

蕃族的倫理非常簡單。應該尊老愛幼，男女間應該要守禮，嚴守一夫一妻制，女人應該堅守貞操而不應淫亂。女人不應向男人露出半點皮膚，男人不應偷看女人的房間。互助互愛是他們的特徵，也有以母系為中心的蕃社，但大部分持平等主義。他們只有名字而並沒有姓的區分，而且他們能夠自由結婚，在文明社會實在讓人敬仰。男人為了女人什麼事都不會嫌棄。女人一旦許身，哪怕是短短一天的同居也終生不改嫁。也有從一而終的美德。引起蕃族動亂的原因之一，是對日本男人娶蕃族女人為妻后，不久將她們拋棄，感到非常憤怒。況且蕃族動亂中在與討伐隊的決戰之前，「馬赫坡社」百八蕃女都選擇了自殺，她們為了男人做出的果斷選擇就像百八明珠一般使人陷入感念之中。因官民間不存在階級區分，因此不管在社內分配庄稼、殺人、或派兵士出動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應召集社區內經驗豐富的議員，在眾人的同意下通過才可以實行。如果酋長自己認為可以而所有議員堅決反對的話，該案件就不能通過。因此「領袖」、「頭目」、「元首」、「酋長」只盡職盡責而並無上下貴賤之階級。這就是許生傳所謂「我們新國家裡沒有大王也沒有小人，長

輩就是長兄，晚輩就是弟弟，所有的男人都是該社會的兒子而所有的女人都是該社會的女兒。」或「丈夫應敬愛妻子，妻子也應協助丈夫一起流汗生活。」或許生在最後年老回朝鮮時說的「所有男女都已配對，剩下的寡婦 30 人已帶到本國。」由此可看出他們間的關係如何。

（7）宗教角度上的關係

如果在朝鮮古時代考慮宗教史的話，最濃厚的可能是拜天拜日拜祖的宗教觀。蕃族也是對這宗教概念有深厚的了解。在社會的不明文法律上，即使他們再能夠自由結婚但未經父母的同意就不能上床。如果純真無邪的蕃女上外人的當，被他們污辱時，就應一輩子生活在痛苦之中，同時也要在神（即天和日）與父母面前供認此一不義的行為，以為贖罪。如果流行性感冒蔓延以至很多人得病而夭折時，他們就會感到非常害怕，因此考慮並研究其原因。因而得到的結果在我們看來是不過是一種迷信，但他們卻認為這是因為上天先祖憤怒的緣故。身為先祖精神的繼承人使先祖受辱，怎麼不會得到這樣的覺悟呢。他們在上天、先祖面前發誓，全社會武裝傾巢出動並向敵人開始屠殺。這時如果發生意外戰爭，他們就會懷疑在蕃地是否流行感冒之類的。總之，拜天拜日拜祖的思想與我們以往的朝鮮毫無二致。

（8）生活角度上的關係

很難一一查看蕃族生活上的日用工具，但只看幾種日常生活上用的工具就能明白他們與我們朝鮮有密切的關係。男人在搬移東西時所用的背夾（機械）、女人挑水時用的洋鐵桶（盆）、脫粒時用的捶棒子或過江河時乘坐的木船等，它們的製作模樣與使用方式和我們非常相似。彷彿臺灣那裡就是如今的朝鮮一般，離將近三百年的過去反而讓人有新鮮感。

（9）最後

有關臺灣的蕃族與朝鮮的關係，怎可能以一句話來概括呢。首先，我對在語言上沒有對它們的關係進行實質上的研究感到遺憾。但不難推斷「許生傳」是反映臺灣歷史的，而且在許鎬先生在臺灣北部開拓並訓導後，名醫鄭成功於 1661 年趕走荷

蘭人以至鄭克塽的 22 年間統治，但因敗於清和康熙，清日戰爭中又被打敗而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許生卻把臺灣說成是新朝鮮，從這可以明顯看出蕃族社會是一個小朝鮮。而且他們維持固有的社會性及傳統，人格上也能足夠地培養體、知、德。總而言之，與我們有密切相關的蕃族從今往後會怎樣呢？⁵²

⁵² 刊韓國《東亞日報》，1930 年 12 月 10 日，第 4 版。

附錄二：崔南善《時文讀本》書影



附錄三：〈臺灣蕃族與朝鮮〉圖影



韓國《東亞日報》，1930年12月10日，第4版。

